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語錄

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毛澤東

408 期 8-11-1970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英帝的國防白皮書

在1970年10月28日發表的國防白皮書，英國保守黨政府宣布說它將繼續在東南亞派駐一支小規模的陸、海、空部隊，而這些英軍將駐守在星島，白皮書並透露：在東南亞將建立一個基于“五個與保衛星加坡與馬來西亞有關的國家的‘磋商性政治承擔’的軍隊，它將取代現有的‘英馬聯防條約’”。傀儡李光耀對新安排大表“歡迎”，傀儡拉扎克却只是說他“接受”之。

這個新的、多邊的“政治磋商”的所謂國防安排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為何要以這新的國防安排來取代舊的“英馬聯防條約”呢？為何拉扎克與李光耀兩個傀儡對這新的國防安排有不同的看法呢？我們對這新安排的態度是什麼呢？

適應英帝國主義須要的換湯不換藥的新安排

首先，英國國防白皮書很明顯的告訴了我們，英帝的所謂撤軍是一大騙局。它証實了我們一向來都強調的，即不管是保守黨或工黨執政都好，英帝的“蘇伊士運河以東”的政策在基本上還是一樣的。英帝向來都沒有要從東南亞全部撤軍的真正意圖。這是因為它們在這里擁有超過八億英鎊的投資，而且每年可以從這里榨取為數超過一億一千萬英鎊的超額利潤，可是，在各種不同的時間里，因為要適應美英帝在軍事上、戰略上、政治上、經濟上不同的須要，故英帝在執行其政策時就有不同的強調。例如最近主張撤軍的威爾遜領導下的工黨政府，總是強調英軍有“總的軍事潛能”（當然是在美帝的支持之下），而這一點在幾個月前的“團結軍事演習”中就充份的証明了。目前禧斯的保守黨政府則強調是一個“就地

駐守的英軍”的政策，但是，在兩者政策的措施里，英軍仍是繼續控制着北海及星島龐大的空軍和海軍基地，從而控制整個馬來亞，所以，保守黨政府是沒有什麼“改變”過工黨過去“蘇伊士運河以東”的政策。

過去的所謂撤軍計劃除了用來作為把法西斯“僱傭法令”、“征兵法令”等強加在人民的頭上的藉口之外，主要還是在幫忙英帝減輕軍費的負擔和幫忙平衡英帝日益嚴重的開支逆差，保守黨的新政策也同樣的意味着大大削減軍費，並預算每年可以減少將近一億三千英鎊。目前英帝預算在星島駐軍為數四千五百名每年的費用只須五百萬至一千萬英鎊，因為目前英帝所須要的炮灰是由澳洲和紐西蘭的僱傭軍，“馬來西亞”的傀儡軍和星島被征的“國民服役”人員所取代。

為什麼要新的、多邊的國防安排呢？答案是：在舊的“英馬聯防條約”下，英帝是以“國防和內部安全”的名堂來控制整個馬來亞的。在這個“五國政治磋商國防安排”的建議下，英帝同樣的可以在這個安排下的某種方式的政治磋商委員會或者秘書處的名份來控制整個馬來亞。“政治磋商”歸根到底是意味着政權的控制。既然政治和政治問題所牽涉的是很廣，故“政治磋商”就意味着是超過純粹是軍事範圍的一切政治控制了！其實，“政治磋商”是基於早已被放棄了的前“馬來聯邦”的英顧問制度，而那些傀儡“統治者”如果未得到英帝的允諾和“建議”，就不能作一些

重要的決定或重要的措施，英帝才是幕后操縱一切的真正統治者！所以從舊的“英馬聯防條約”協議要改換到一個新的、多邊的所謂“五國政治磋商安排”不但是一個換湯不換藥的東西，同時也是讓英帝走狗通過某種的“政治磋商”方式，以對馬來亞作更加嚴密的控制！澳洲和紐西蘭的軍隊也是帝國主義鎮壓工具的一部份，而拉扎克、李光耀集團只不過是執行其美英帝的意旨罷了！

拉扎克與李光耀集團對白皮書的不同態度

拉扎克及李光耀傀儡集團對英國國防白皮書採取不同的態度。正在華盛頓叩見其主子的李光耀對此特別敏感，他即刻“歡迎”這個決定，並說是“對整個區域的和平與安定的一个顯著的貢獻”，這不是沒有意料到的，因為英帝的這個決定對他是有利的，由於人民的反帝鬥爭日益激烈，所以英軍的留駐對李光耀有了多一層的保護。但更為甚者，是這個新的國防安排有提到“五個與保衛星加坡與馬來西亞有關的國家的‘磋商性政治承擔’同等的進行”，這就是意味着，在星島的李光耀集團將有機會自稱它是跟吉隆坡的拉扎克政權站在什麼同等的傀儡地位了，這便是自從英帝炮制為“星加坡共和國”以來，李光耀可望達到的一件大事了！

雖然李光耀“歡迎”白皮書，可是，拉扎克只“接受”這個新的、多邊的國防安排，拉扎克很早便已公開說過，他寄願與英帝進行一次雙方的國防安排，為什麼呢？因為在雙方的“英馬聯防條約”協議（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徹底埋葬李光耀傀儡集團

——馬來亞革命之聲評論——

〔馬來亞革命之聲評論〕李光耀在前往參加魯沙卡會議途中和魯沙卡會議之後，披着“不結盟”的外衣，闖到亞、歐、北美十個國家，進行了大約一個月的陰謀活動，現在已經到了美國向其主子彙報和請示並領取犒賞了。

李光耀此行任務是充當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諜客，替美帝侵略政策辯護，推銷“尼克松主義”和“椰加達會議”決議等黑貨。他到處放毒，竭力為美英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撲滅各國民族解放鬥爭的陰謀效勞。他同時還厚顏無恥地伸手向歐美各國壟斷集團乞求援助和投資，妄圖穩定其搖搖欲墜的傀儡政權。

李光耀每到一地，都念念不忘為美帝國主義洗脫侵略印度支那三國的滔天罪行。在魯沙卡會議上，李光耀喪心病狂地歪曲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正義性質，說這場反侵略戰爭“不是單純的反殖民主義戰爭，不是反對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的性質，由於意識形態的鬥爭，已令人感到模糊了”。他還企圖把美帝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責任，推到印度支那三國人民身上，胡說什麼“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勝利，可能引起一連串的影響，而使革命游擊戰爭，蔓延到毗鄰國家的危險。”他同拉扎克集團和印尼蘇哈多集團密切配合，力圖兜售“椰加達黑會”的決議。李光耀明目張膽地顛倒黑白，故意混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綫，污蔑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人民對自己的國家“進行侵略”，叫嚷“所有介入於印度支那戰爭的部隊都必須撤出南越、寮國和柬埔寨。”

李光耀不但為美帝的軍事侵略辯護，而且起勁地充當美帝政治騙局的傳聲筒。他竭力鼓吹，在南越舉行吳廷炎和阮文紹式的所謂“自由選舉”，拼湊一個像新加坡傀儡政權那樣的所謂“非共政府”。他還公開同世界人民為敵，肆意歪曲和貶低世界各國人民對越南人民反對美帝侵略的英勇鬥爭的支持，用諷刺的口吻惡毒地說什麼“只要有人敢於動一下一個大國，自然會得到別人的同情和欽佩，但這不意味着大家都同意越共的目的和宗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是狂妄到了極點，卑鄙到了極點。

李光耀對“尼克松主義”心領神會，大肆加以宣揚。他竭力掩蓋“尼克松主義”力圖驅使亞洲人打亞洲人的實質，把企圖使戰爭越南化的白宮新老主人——尼克松和約翰遜及美帝其他頭目說成“都是主張從越南撤走的和平天使”。他胡

說什麼“美國人到現在之所以沒有撤走，是因為還有其他的考慮而不得不作的事情”。這是些什麼“考慮”和“事情”呢？李光耀狡辯說：“美帝必須保證這個地區的政府和居民能夠應付對他們的安全所造成的任何威脅，並能夠保衛自己。美國人希望增強這些國家的意志和這些國家的能力。”按照李光耀的奴才邏輯，這就是“尼克松主義”的“實質”。他恬不知恥地說：“最近世界上半以上的地區的安全，取決於這些保證”。李光耀既然強調美帝因為有了“保證”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的傀儡政權這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美帝侵略軍隊不應該從這個地區撤走，那麼，他的所謂“所有外國軍隊必須從印度支那地區撤走”的主張，豈不是要脅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停止武裝抵抗，向美帝侵略屈膝投降的大陰謀嗎？

李光耀同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一樣，一貫污蔑東南亞各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為外國的侵略作辯護，並在反對外國干涉的借口下，要人民武裝力量放下武器。事實上，李光耀之流正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軍隊來鎮壓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以維持他的傀儡政權的。他在開羅為自己的賣國行徑辯解說：“只要恐怖分子進行的戰爭和外國遭受的危險威脅着這個地區，英國軍隊就有必要駐紮在這個地區，我們將接受它。”未到開羅之前，他在印度就說過：“英國要留在蘇彝士以東的打算，將有助於這個地區的穩定。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之間的防務安排，將有助於克服今後幾年的困難。”英、法、荷在東南亞各國的舊殖民主義體系，在人民革命武裝鬥爭的衝擊下，相繼崩潰，李光耀却忍氣吞聲、極為惋惜。他悻悻不安地說：“不幸這個地區的歐洲國家的撤退，是東南亞各國的一個巨大損失。”李光耀如此死心塌地效忠於其帝國主義主子，難怪英帝的一個評論家說：“禧斯可以對李光耀擠入英聯邦內其他任何一個非白種人的總理都更加信任。”

李光耀不但哀求美英帝國主義賴在東南亞在區不走，而且近年來還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及日本佐藤反動政府打得火熱，卑躬屈膝地歡

迎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和滲透。他說：“我接受生活的這個政治事實。我們接受美國的第七艦隊、俄國人和日本人。”他念念不忘日本軍國主義舊日的恩情，為日本軍國主義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製造反革命輿論。他說：“日本願意同澳大利亞、印尼、美國和加拿大等國一起承擔防禦任務，一旦美國人撤走，日本甚至準備在越南問題上得到某種發言權。”

李光耀打着“不結盟”的破爛旗幟，到處招搖撞騙，妄圖撈取政治資本，掩蓋他充當帝國主義忠實奴才的醜惡面目。但是，從他的卑鄙行徑中人們都能看出，他一方面替帝、修、反的反動政策辯護，另一方面，又對社會主義中國和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肆意進行惡毒的攻擊。他對開羅《金字塔報》記者說，“我們不害怕蘇聯或美國在我們地區的影響，但我們特別對中國感到憂懼。”他一貫污蔑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進行干涉，在魯沙卡會議上，他進一步無中生有，造謠中傷，胡說什麼非洲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白種人反動統治，爭取解放鬥爭，完全是中國的所謂“傳教活動”，所謂“促進和協助叛亂”，和“向非洲黑人游擊隊提供武器而造成的”，“中國肆意任在非洲製造模仿越共的所謂‘行動’等等。李光耀妖言惑眾、反動透頂。這只能戳穿他自己的“不結盟”的假面具，把他反人民、反共、反革命、反中國的真正面目徹底暴露出來。

李光耀一方面極端仇視社會主義中國，另一方面却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日益密切地進行勾結，反對東南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李光耀在魯沙卡會議中竭力鼓吹，沖淡“不結盟”國家會議的反帝色彩，推銷他的賣國哲學，強調所謂“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蘇修頭目對李光耀這個國際政治娼妓極為贊賞，當他闖到莫斯科活動的時候，蘇修的《真理報》竟然顛倒是非，無視他的真破壞馬來亞人民民族解放事業的罪行，吹捧他“積極參加了為爭取新加坡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而進行的鬥爭”。蘇修頭目科涅夫斯基在歡迎詞中透露了蘇修和李光耀集團之間的政治勾結，說它們雙方在若干國際問題上，持有相似或相同的意見。李光耀回敬了蘇修頭目對

(轉入第九版)



斬斷教育界敗類的魔爪

。 。 卡 。 。

李光耀集團爲了推行其帝國主義主子的奴化教育，不斷搜羅和豢養教育界民族敗類，在偽教育部的旗幟下幹盡摧殘民族教育，迫害維護民族教育師生的罪惡勾當，把整個教育界搞得烏烟瘴氣。現在，這伙教育界敗類在所謂調整學校課程聲明中，又伸長魔爪，企圖向現在非“人協”和行動黨開辦的幼兒班受教育的兒童下毒手了。

據偽代教育部長李昭銘十月卅一日宣布，從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起，星島所有幼稚園必須向傀儡當局註冊，而且只能僱用那些所謂完成幼稚園基本師資訓練課程的教師。李昭銘還蠻力竭地污指那些未經所謂註冊的幼稚園什麼設備不好啦、教師沒有受過學業訓練啦、幼稚園課程內容形式化，將影響兒童今后的學習啦等等，真說得一無是處。

李昭銘的這番談話，從表面上看像是在關心幼兒的教育，關心他們的成長，但是，我們只要看看傀儡當局一路來對非“人協”和非行動黨主辦的（即沒有“註冊”）幼兒班，主要是我們黨及左翼兄弟黨團所開辦的幼兒班施加各種迫害的諸多事實，就不難理解，傀儡當局的新措施，無非是包藏禍心的新花招。

傀儡當局的御用工具——“人民協會”在各地的“聯絡所”及其狗黨部所開辦的幼兒班，與我黨及其他左翼黨團所開辦的幼兒班比較起來，真是相形見拙；而在這不同的幼兒班受教育的學童無論在學識、禮貌、衛生各方面的認識更有着天淵之別。傀儡當局的幼兒班聲譽每況愈下，許多家長都對它失去信心，而紛紛將子女送入我黨屬下各支部、辦事處和文教站以及左翼各黨團的幼兒班。幼兒學童轉學的事件頻頻發生，甚至有傀儡當局開辦的幼兒班在遭到廣大民衆唾棄的情況下自動關閉或解散。這使傀儡集團大爲震驚，在偽教育部的教育界敗類獻計獻策下，傀儡政權不斷赤裸裸地幹起卑鄙的勾當來。從恐嚇、收買我黨及左翼黨團的幼兒班教導到進行無理逮捕、驅逐；從恐嚇幼兒班家長到干擾懇親會文藝演出。而對於我們黨所編纂的內容好、設計精美的幼兒班課本更是想盡一切辦法，妄圖干擾破壞。所有這一切迫害行徑，廣大群衆都看得很清楚，現在傀儡當局的新花招，其可恥用心難道還能掩蓋得了嗎？

李昭銘在講話中大扯什麼提高幼稚園教師的質素問題，聲稱如此方能提高幼稚園教育的質素；並準備擬定長期訓練計劃訓練師資。這個“堂皇”的措施究竟能使幼兒班

學童得到什麼好處呢？讓我們拿小學師資訓練的事實來查究一下吧！

自從李光耀集團被扶植上台后，它們就開始了對小學教師的迫害。它們一度大規模地開除和解僱小學教師，尤其是鄉村的小學教師，而代之以所謂T·T·C訓練出來之“合格”教師。被開除和解僱的小學教師，絕大多數是真正視教學爲神聖事業，日以繼夜，嘔盡心血爲教育下一代而獻身的，但他們却遭到政治迫害。那些新僱請的所謂合格教師，很多却是以職業觀點出發，不問教學收效，甚而誤人子弟。這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拿我們黨以及左翼兄弟黨團的幼兒教導來說吧！我們的幼兒教導，是幼兒的好指導員，是人民的勤務員。他們都是工農階級的優秀兒女，對待生活勤儉樸素；對待工作任勞任怨。他們對待教育事業無限忠心、極端負責。對待幼兒學童猶如親弟妹，諄諄善誘、百般開導，對教學方法則更是精益求精，集體備課、交流教學經驗提高教學效能已蔚然成風。我們的幼兒班教職員，一貫把幼兒班工作視爲神聖的革命任務，不受來自反動派的任何利誘、威嚇所動搖，始終站穩崗位，遵照毛主席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教導，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他們精心教育下，幼兒們不但學到了基本的知識，而且承受了工農階級的優良

品德，健康地成長，穩步攀登教育高峰。這豈是行動黨的那些名爲“合格教師”的小姐太太們所能做到的？所以，問題在於是否真心實意爲人民服務，爲教育事業獻身；根據奴化教育規格訓練出來的師資，充其量也只不過是美其名罷了！

至於傀儡當局的所謂註冊，正如中小學校的所謂補助津貼一樣，是控制和摧殘的代名詞。它們在進行控制之后，隨着而來的就是借改善這個方面或那個方面爲由，使原有的教育質素降低，使它完全依附於它們所熱衷推行的奴化教育制度。人們都在談論着，一貫以會考制度爲主要手段來摧殘民族教育和危害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的傀儡當局，在控制了幼兒班之后，會不會也冒天下之大不諱再搞一個類似會考之類的東西，增加最低層的腰斬措施。看來，在李光耀集團旗號下歇斯底里正幹得狂，連小學會考的作文題都出得離譜萬里的教育界敗類、帝國主義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忠實爪牙們，在暈頭轉向的情況下，是什麼勾當都干得出來的。

熱愛民族教育，關心子女前途的廣大師生和家長們必須緊密團結起來，堅決與這伙窩藏在教育界的民族敗類進行鬥爭，堅決砸爛李光耀集團所推行的腐朽教育制度，堅決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傀儡集團的殖民統治。

人民當家作主之日，就是民族教育之花燦爛綻開之時！

時事雜談

。 火 。

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美日反動派籌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時刻，亞洲革命人民向全世界發出了警信。而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五月二十日發表了一篇莊嚴的聲明，聲明中闡明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深刻認識，毛主席莊嚴聲明發表後，更提高了各國人民的高度警惕性；中國人民備戰以及各國人民紛紛開展群衆運動嚴厲譴責美日復活軍國主義的陰謀。

目前，整個亞洲的階級鬥爭是越來越尖銳化的。而革命人民是處于新的覺醒狀態之中。帝國主義不斷地向被壓迫民族發動新的侵略戰爭；被壓迫的民族也不斷以革命抗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也就形成了

亞洲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更熾烈燃燒，而整個革命運動的焦點正是在亞洲。曾經一度在亞洲擴大印度支那侵略戰爭囂張一時的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三國人民英勇抗美救國戰爭的沉重打擊下，正江河日下，加上其國內人民反侵略鬥爭的蓬勃開展，美帝國主義已經到了山窮水盡、土崩瓦解的境地。而今最根本的問題是：“有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的一天，就沒有帝國主義存在的一天。”在決定存亡的時刻，美帝國主義把它唯一剩下的一張王牌打了出來，極力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來挽救它們失敗的命運。

日本政治寡頭佐藤在國內外人民群衆鬥爭的激烈反對之下，向外推行軍國主義勢力擴張的政策，日本大壟斷資本家以巨資假星島的裕廊工業區大開工廠、造船廠等，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妄想通過工業上進一步控制馬來亞的經濟命脈，另一

（轉入第十二版）



堅決反對拉扎克集團 的“國家意識”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月卅一日廣播〕拉扎克集團八月底公布了一個叫做“國家意識”的文件，這個文件最集中地反映了拉扎克集團對於民族問題的反動觀點，也是拉扎克集團妄圖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傀儡統治的政治綱領。

斯大林說：“社會生活在變化，民族問題也跟着在變化。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且每一個階級都是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理解民族問題的。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並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這要看它是由那一個階級提出和在什麼時候提出而定。”

馬來亞是一個多民族的国家，不是單一民族的国家。居住在馬來亞的民族，其中人口數量較多的有馬來族、華族和印度族。這些民族都已經歷史地形成了當地的民族。馬來亞是屬於各民族人民的，不是屬於某一個民族的。因此，企圖人為地製造單一民族的国家，或者提倡“民族即国家”的謬論，鼓吹“一個国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口號，都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都是不符各民族勞動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都是反動的，因而，都是行不通的。

馬來亞社會直到今天，仍然是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民族問題的解決是向打倒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在當前就是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殖民統治）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的鬥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因此，離開了徹底砸碎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機器，離開了高舉國際主義和民族平等旗幟的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能徹底解決馬來亞的民族問題的。在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還沒有取得勝利以前，借口解決民族問題而宣傳“效忠憲法”、“效忠團結的国家”是荒謬的。實質上，就是在為英帝及其傀儡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效勞，是在維護英帝及其傀儡的殖民統治。

英帝國主義對我國各民族人民實行野蠻的壓迫，它不但在政治、經濟、語言等一切方面，徹底剝奪我國各民族人民的權力和自由，而且，從來就不承認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是民族，別有用心地叫馬來族做“馬來人共同體”，稱華人為“華人共同體”、印度族為“印度人共同體”等等。與此同時，英帝國主義為了對我國進行掠奪，極力豢養官辦階級、地主階級以及封建貴族和官僚，作為它力行殖民統治的工具。並且，促

使封建貴族、官僚和地主階級，逐漸同買辦階級結合起來形成反革命的階級聯盟，共同鎮壓各民族人民反對民族壓迫，爭取解放的革命鬥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掠奪的須要，英帝國主義千方百計分化各民族勞動人民的階級團結，把馬來族稱為“本地種族”，把華、印族稱為“外來種族”。宣布馬來人享有特權（實質上是一小撮馬來族封建地主、官僚和地主的階級特權）實行“馬來人保留地”法令規定只有本地種族才能享受這些土地的所有權（實質上是維護馬來地主階級對馬來農民進行封建剝削的階級特權）而除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以外的所謂“外來種族”，在這些地區不得享有這種權利等等，大肆散播馬來沙文主義，製造民族仇恨，挑起民族屠殺。但是，階級鬥爭在發展，社會生活在變化，馬來亞各民族工人和勞動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國際主義，反對民族壓迫，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敵人——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各民族勞動人民在長期鬥爭中，特別是在兩次武裝鬥爭中，經受了鍛鍊和考驗，階級覺悟日益提高，團結日益廣泛和鞏固，不斷挫敗了英帝及其走狗的進攻，從根本上動搖了英帝的殖民統治。英帝為了挽救自己的滅亡命運，改變了統治方式，扶植傀儡政權，繼續推行殖民戰爭，並且唆使傀儡集團變本加厲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去年“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就是英帝及其傀儡妄圖垂死掙扎的表現。這個屠殺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英帝和拉扎克集團腐朽野蠻的階級本性，以及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極端害怕人民的虛弱本性。這個絕滅人性的大屠殺，使廣大人民深刻認識了毛主席關於“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的偉大教導，使一部份受蒙蔽的馬來同胞更加明白：一個壓迫別的民族，本身是不自由的這偉大真理，更加看清了馬來官僚資產階級所實行的民族壓迫，是一根兩頭的棍子，一頭打擊華、印民族人民，另一頭打擊馬來族，特別是馬來族工農群眾。一年多來的事實，進一步證明拉扎克集團剝奪了幾十萬華、印族的公民權，實行“

工作准証”，推行“新經濟政策”，歧視華、印族語言等一系列馬來沙文主義政策，不僅嚴重損害華、印族勞動人民，而且嚴重損害馬來族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各民族人民的反對和抵抗。

拉扎克集團陷入了空前孤立的處境。拉扎克集團的“國家意識”就是在英帝的殖民統治危機日益深化，在各民族勞動人民同英帝和官僚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拋出來的。如果說“五·一三”民族大屠殺是它們在“議會民主”騙局徹底破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的情況下，肆意製造的血腥罪行，那麼，現在的“國家意識”就是它們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接連遭到各民族人民堅決抵抗而遭到失敗之后炮制出來的新陰謀，其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團結，而是為了加深民族分裂；不是為了保護馬來族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一小撮馬來族官僚資本家、地主以及同它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結成聯盟的別個民族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為了更加殘酷地剝削和壓迫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工人、農民、漁民及其他勞動人民。

拉扎克集團在“國家意識”這個文件里扯談“團結”、“民主”、“公平”、“自由”、“進步”等等，這是一派胡言。你們繼承了英帝的全部統治機器，全力推行英帝一手發動的殖民戰爭，實行英帝過去的一整套“緊急法令”、“煽動法令”及其他法西斯法令，連英帝傳授給你們的那一面“議會民主”的破旗也已經被你們糟蹋得很不像樣了。你們現在還談什麼“民主”、“自由”、“進步”，真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事！你們秉承英帝的意旨，延用英帝的慣用伎倆，製造民族不平等，實行民族壓迫，甚至連英帝發明的什麼“馬來人共同體”、“華人共同體”、“印度人共同體”等等殖民主義者的字彙也捨不得丟掉。你們規定馬來語為唯一的所謂國語、強制各民族人民接受你們歧視華族、印族及其他民族語言的種種措施，強迫各民族人民承認公民權利的不平等，這就意味着你們蓄意製造新的磨擦，加深各民族人民的相互不了解，這叫什麼民族團結？叫做民族分裂不是更恰當嗎！叫做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沙文主義不是更合適嗎？

（轉入第九版）



反動兵營中的一顆地雷

·民羣·

馬來亞北方的武裝革命鬥爭，如紅潮烈火，直接地威脅着反動的走狗政權。反動派爲了延續其狗命，更猖獗地加緊迫害人民，在經濟上加緊掠奪，在軍事上招兵買馬，強迫青年們去當傀儡兵。爲了服務於帝國主義的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政策，反動派更要盡手段，用坐監、罰款等花樣來迫害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弟去當兵。在重重壓迫下，一些勞苦人民的子弟懷着憤怒的心情被迫去當兵。但是，他們本來就是不甘願去當反動派的走狗兵的。

自從實行征兵以來，多少青年子弟，受盡折磨、毆打的疾苦，有的甚至被迫害得太厲害而走上自殺之途。最近，我們從報紙上看到許多少年，不知何故竟因“槍彈走火”而導致喪命，其中必大有文章的！像類似的事件，在報章上是屢見不鮮的。但我們要警告反動政權：停止這種反人民的拉了制，停止這種殘暴迫害人民子弟的行爲，你們不要自以爲倚靠着帝國主義主子的勢力，就能肆無忌憚地作威作福，爲所欲爲了。讓你們聽着吧：地雷就響在你們的頭上；火山就要在你們的舊堡壘中爆炸了！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星島某處的一個所謂“國民服役”的兵營中，這有着不少被迫去當傀儡兵的工農子弟，他們對在里面受盡了各種殘暴迫害，本已滿腔的怒火，更甚者是最近這個營里又派來了一個什麼“五國聯防”的“兵頭”。這個傢伙一到來，就大展狐威，對青年們虐待得更甚，使許多人都非常的氣憤，雖然屈於勢力下大家都忍氣吞聲，但這一股仇恨的怒火，隨時都要爆炸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在這種情況下，走出了一個英勇的青年。他懷着滿腔的憤恨，暗中說服了將近整百個同伴準備進行反抗。

說定了。有一天，那個洋鬼“兵頭”又來了，一聲號響，這位勇敢的青年就沖上前去，拳拳向“兵頭”打去，跟着的人也圍來打。但是，在兵頭的厲聲恐嚇下，有一些人不敢上前圍攻，不一會，大小軍官都趕來了，暫時把這場反抗的怒潮鎮壓了下來。這一次的反抗雖沒有勝利，勇敢的青年也光榮坐牢了。

雖然，這次兵營的反抗怒潮遭到鎮壓，反抗不能得到成功，但是，像這位光榮坐牢的青年，能自覺地領導大家起來反抗，把仇恨的怒火化爲力量，這種敢於鬥爭的精神是值得被迫當兵的那些青少年們學習的。

從這次事件中這個青年的行動

是值得我們佩服和支持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同時他也教導我們說：“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你們的反抗是被迫當傀儡兵的青少年的好榜樣。今天將會有更多的人會堅決勇敢地起來反抗。反抗這不合理、奴役人民和鎮壓人民的不義兵役。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我們要做一些有利於勞動人民的事業，不替帝國主義反動派效勞賣命，不當走狗兵，欺壓人民，損人害己，這才是個好青年。

反動派如此的迫害和欺壓我們老百姓，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去爲它們的反動政權而賣命！我們不要做它們的奴隸，我們要做馬來亞真正

的主人。光榮、偉大的馬來亞共產黨才是我們真正的救星。在日本侵略馬來亞時，馬來亞共產黨就不怕暴虐，領導全國人民同法西斯日帝進行頑強的鬥爭，在這期間，英帝國主義却不顧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不但不協助抗日，而且還棄甲而逃，使到很多同胞的生命和財產遭到損失，你們說可恨不可恨！現在拉扎克、李光耀傀儡不但不反對英帝國主義，而且還甘心充當英帝國主義的走狗，反過來鎮壓人民；指責馬來亞共產黨是“危害人民的恐怖份子”等等。你們說它們可恥不可恥。這些無恥的走狗，就是最可恨、可殺的。我們現在又爲何要當這些賣國賊的“兵”呢？所有青少年們應該團結起來，向這位英勇的青年一樣起來反抗！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以革命的暴力，反擊反革命的暴力！

荒唐無耻的“研討會”

——松——

九月廿六日，在本地一家資產階級報章之“星洲漫步”欄里，出現了一篇署名——“夏”的文章，內容針對今年九月十九日實籠崗路美智中學（英校）的所謂“破天荒創舉”——由該校“文藝研究會”舉辦“性、愛及結婚研討會”——，作了一些所謂“批評”。

這里，先談談那個所謂“性、愛及結婚研討會（？）”，它的確可以說是我們的社會里被公開化了的“空前”却非“絕後”之“創舉”，也是今后李光耀反動政權繼續推行奴化教育之組成部份。

爲要擴大對青年學子的腐蝕與毒害，“研討會”的主辦當局在幕后主子的慫恿和指使下，甚至遍邀全星十五間中學（包括教會學校）學生前往參加。同時，爲着加深和遮掩此荒唐、無恥之罪惡勾當，“研討會”不僅將僞教育部副提學司李廷輝——臭名昭著的走狗文棍搬出來主持開幕；而且還延請了一些“專家”（如星大社會醫藥及公共衛生系高級講師陳娜拉之流），發表其“專題演說”，肆意地渲染各種足令年青人想入非非的問題，並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真可謂“驚策良苦，居心叵測”。

但是，對於上述的這些事實，夏君却沒有指出，不加於批評，反而避重就輕，去責備那些發問的學生：不應該在求學的年齡中迫不及待要“專家”們替他（她）們解

答有關之疑問。既然對於所謂“文藝研討會”（一點“文藝”的味道都沒有）不表示反對，却又懼怕旁聽者之垂詢，了解，此豈非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對於目前社會風氣的敗壞，也就是如何改革整個腐朽、反動的教育制度（歸根結底則是社會、政治制度）問題，夏君却認爲只要“少接觸黃色書刊、電影及唱片”，彷彿就可以不致使學生墮落；而對於最終的本質問題，即由於李光耀傀儡集團之罪惡統治，對歐美色情文化大開綠燈，對革命、進步文化死命壓制，以推行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所直接導致的現實結果，完全沒有提及，夏君的“建議”畢竟是徒然的。夏君還喊着：“我們這個社會的任何人，決不可學歐美‘嬉痞士搞自由造愛’的把戲”。這種沒有針對問題的實質的“建議”，也還是徒然的。因爲反動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就是要腐化和奴化人民的思想，以延長其傀儡政權的壽命，沒有揭露這可惡的陰謀和本質，那將是隔靴搔癢，甚至就是誤導和模糊讀者。



毛主席著作選讀

新民主主義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澤東

(接上期)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麼？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麼？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麼？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麼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只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麼“好”呢？却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却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¹⁵⁾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¹⁶⁾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

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他部分，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各種工業工人，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近代工業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只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布“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至於舊三民主義，那是中國革命舊時期的產物。那時的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政策；那時國內也沒有共產黨，當然不能有聯共政策；那時工農運動也沒有充分顯示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為人們所注意，當然就沒有聯合工農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范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的三民主義。如不把它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能前進。聰明的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得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綫，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

命。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但如果在新的時期內，在新三民主義已經建立之後，還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後，要反對聯俄；在有了共產黨以後，要反對聯共；在工農已經覺悟並顯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後，要反對農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反動，就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結果。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我願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

如果是舊范疇的三民主義，那就同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沒有什麼基本上相同之點，因為它是舊時期的，是過時的了。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要反俄、反共、反農工，那就是反動的三民主義，它不但和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切都談不上。這也是三民主義者應該慎重地考慮一番的。

(待續)

注 釋

(12)蔣介石集團的特務頭子之一陳立夫僱備過幾個反動流氓寫了一本叫做《唯生論》的東西，胡說八道一陣，鼓吹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用陳立夫的臭名發表。

(13)山西地方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軍閥閻錫山無恥地標榜過這樣的口號。

(14)汪精衛在一九二七年叛賣革命之後寫過一篇東西，題為《夾攻中的奮鬥》。

(15)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中曾說：“……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

(16)在共產黨內，曾經有些教條主義者譏笑毛澤東同志注重農村的革命根據地為“上山主義”。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是採用教條主義者的這句諷刺話，說明農村的革命根據地的偉大作用。



(44)
1970

一點小意見

·揚旗·

——略評《我聆聽着戰鬥的捷報》

九月十三日第三十六期《旗》版刊登了艾文同志的一首詩：《我聆聽着戰鬥的捷報》。在這里提出我個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謹與艾文同志及其他詩作者研究。如有不對的地方，希望給予指正批評。

《我聆聽着戰鬥的捷報》是艾文同志在收聽到“革命之聲”電台報導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在五個月內殲敵二百五十人后，所寫的一首革命抒情詩。它表達了作者對解放軍戰士的無限熱愛，描繪了英勇善戰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為解放祖國而鬥爭的革命豪情，革命胆略，也表達了我國各族勞動人民對革命根據地的寄望，對新社會的渴望和嚮往。是歌頌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而開展着的人民戰爭的一首短歌。

在藝術上，它也同樣是成功的。作者以聆聽革命電台的報告開始，描繪了自己內心的激情和嚮往，詩中寫道：

笑靨綻開內心的喜悅
盼望那幸福日子的來到……

然後，作者筆鋒一轉，把讀者帶進作者的內心世界，作者以形象化的語言描繪出北方戰士們的豪邁的精神面貌，像以下的詩句：

趕艷陽追寒風
將新的成績填上戰表
又如：
撒一把紅色的種子
苦難的邊疆換個樣
森林喧騰着歡笑的聲浪
……

像“趕艷陽追寒風”這樣的句子，是具有革命浪漫主義的詞句，並且具有戰鬥的意義，就能表達作者對解放軍戰士的熱愛、表達出作者的內心激動！而在最後，作者以“我們高唱雄渾的凱歌，每一顆紅心朝向戰鬥的北方，來結束整首詩，正是正確地表達了必然的規律。馬來亞人民武裝鬥爭是為了解放人民的，因此它絕對地必然要深愛各族勞動人民的擁護，這一句正好表現了這一點。

綜上所述，我以為《我聆聽着戰鬥的捷報》在詩的語言和思想感

情上可以算是成熟的。可惜作者在第三段最后一句的一個字的用法上却使整首詩無形中削弱了許多。作者這樣寫道：

森林喧騰着歡笑的聲浪
城上金麥浪在高歌午蹈
我們不知道是排字上的錯誤抑或是作者的用詞不當，把“金麥浪”用在我們祖國，這是不大合實際的，因為馬來亞位於赤道，從地理條件來說並不能長麥，因此，如果改成“金稻浪”會比較符合實際。

這里特別指出這個字眼上的偏差，並非吹毛求疵，僅在於說明我們的詩作者不但要提高政治思想的覺悟，同時也應注意修詞等藝術方面的問題，一個句子的錯用，往往可以造成很大的分別。當然，我們決不鼓勵革命詩作者去鑽牛角尖，去學資產階級的所謂“推敲”。作為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他應該使藝術能夠更好地表現政治，同時避免使藝術脫離了現實。這算是我個人對這首詩的一點小意見。

狗年將盡矣

峇魯

今年是狗年，大概因為是狗的年頭吧，所以那些本來夾着尾巴，從來不敢吠上一吠的街邊野狗，也都紛紛的吠了起來。主子顯耀、又甚得主子歡心與寵愛的狗，企圖獲得主子的拍掌讚揚、多賞兩塊骨頭，群起狂吠，並到處拉屎撒尿作惡。

狗年多狗橫行，但也正是人民大舉千鈞棒，痛擊落水狗的絕好機會。於是乎，到處都可聽到和看到落水狗被痛擊時的哀號與掙扎的狼狽相，真是大快人心，無怪乎咖啡攤里的三叔四伯、街前巷后的大姑大嬸們在茶餘飯后談論了都不禁樂得拍案叫好，笑得口也合不來呢！

但是，正當狗年將盡，人們還在四處痛擊落水狗的時候，星島加

東區某華文中學被“狗群”控制下的“戲劇會”，却推演一部由“狂吠與搖尾巴派”的小狗作家王里的“懸崖”。這部由一隻癩皮狗葉某（為該校教務主任，前為惡名昭彰之南大某會的負責人，現為行動黨之黨棍，曾誣告並趁機利用偽法律向前黨報主編敲榨與勒索的大流氓。）所主持演出的狗戲，結果引來了同學們強烈的抗議與喝倒彩，並

當場分發傳單。因為同學們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由這些只會向主子搖尾獻媚、向善良的人們張牙舞爪狂吠的狗群們搞出來的戲，是不會有什麼貨色。所以，同學們之不滿與憤怒情緒是可想而知的。某一些人去參加“狗群”控制下的“戲劇會”，有的竟與狗群齊吠，這些最終將成為歷史的渣滓，它們是註定要被歷史淘汰的！其實，生活在這樣一間由幾隻狗所把持控制下的中學里，到處都在傳播“狗化教育”（或奴化教育）及“搖尾巴哲學”，如果思想準備工作做得不夠的年青學生們是極其容易的被染化。所以，有思想認識的同學必須團結其他同學，同時揭露狗群們主辦的“戲劇會”的陰謀，把同學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向來具有叛逆性、有造反精神的一間擁有星島最多學生的中學，是反動當局所深痛惡絕的；一群黨棍、學閥就被安插進去，於是，如葉某、謝某之流，又有專在糞堆里打滾找吃、嘔嘔大叫的毒蒼蠅趙戈之流，於是，少不了又要為“狗群戲劇會”粉刷一番，這正是蛇鼠一窩。這批走狗們所幹下的罪行，同學們應該永遠牢記，發揚過去學運的革命精神，勇敢的揮起千鈞棒，給它們一個迎頭的痛擊！
讓我再翻翻日曆，又再屈指算算，狗年也該要盡了，喪家狗們的末日也不遠矣！

青春的生命

——致祖國北方英勇的戰士

你們
理直氣壯，
你們
不畏艱難，
生命
在你們面前

豪笑、跳躍！
理想
在你們面前
招手、呼喚！
站立在祖國的土壤上，
你們把未來實現！

怒火



敢在工地唱戰歌

(民謠體) ·揚羣風·

舉起大錘打樁頭，
打好地基建高樓。
烈日煎熬拼命幹，
點點汗水滴成流！

世界歷史誰創造？
勞動人民功最高。
可恨血汗被榨取，
一日三餐還不飽。

傀儡政權太無理，
強把工人當馬騎。
牛馬被迫還掙扎，
工人更敢翻天地！

敢在工地唱戰歌，
那怕狗車來巡邏；
只要想起毛主席，
刀山火海也闖過！

當穿走在金色稻浪的田野
我的心又是那樣沉重
當眼前浮現出人民的愁容
當村莊里傳出飢寒的哀號……

夜里我走在濤聲的野林
隊伍越過重重的鐵絲
我們又來到另一個戰鬥營
我們在聆聽着
四十年戰鬥的歷史
更高地舉起馬列主義的紅旗
四月二十五日的聲明
澄清了大地的陰霾
祖國的兒女
都準備武裝向前殺敵！

今天，縱橫千里
要把豺狼殺盡
明天豪情壯志
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家園！



尼瑪河的星火

姜思



尼瑪河啊！您沉沉地在這苦難的土地上，流着；流着；默默地流着。

多少年來，您深受着反動統治者對您底兒女的百般刁難、官僚資產階級的剝削、英帝侵略者殘忍壓迫。您從未發出一聲哀歎；您咬緊牙關，把這階級仇，民族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尼瑪河！您那蠟黃般的河水，令您的臉龐失去了紅潤的光彩；像一個貧血的老工人，受着階級敵人的折磨和逼害；然而，為着人類幸福的明天，您更辛勤地勞作。

尼瑪河！伴在您身邊的兒女，在您的善誘與指導之下，學習您那辛勤忘我的精神，不分晝夜，不停地勞作。

聽！矮樹林里，發出了辛勤勞作后的歡笑！她們火紅的心，都為着一個人類共同的理想——消滅世界上的豺狼而沸騰燃燒！

在那茫茫漆黑的夜晚，狂風呼呼地飛；暴雨傾盆沖着；您的兒女披着單薄的粗布衣，望着北斗，奔走在布滿荊棘的路上。

八·二七！這光輝燦爛的日子！劃破寂靜苦難的長天！

八·二七午后的槍聲！傳送着陣陣激動人心的捷報！

尼瑪河啊！您翻起反抗的浪花，一舉把十二條豬狗殲滅。嚇得狐狸夾着尾巴哀鳴。

八·二七的槍聲，令多少勤勞的人們開顏歡笑。顆顆殷紅的子彈，發出人民的心聲，送來了勝利的戰報！

看！矮樹林在為您的勝利高歌、起午。人們為您的勝利而雀躍歡呼，奔走相告，相互祝賀，鼓午。

尼瑪河！您翻滾吧！怒吼吧！為勝利高歌吧！

八·二七的槍聲！將更快地迎來明天的曙光！

尼瑪河啊！您依然沉沉地在這苦難的土地上流着；您再也不讓這些魔鬼逞威，不管是黑夜、是白晝；時刻都要叫這些狐狸發抖。

尼瑪河！讓我們緊握手中槍，奔向戰鬥的前方！

附注：八月二十七日砂勞越人民革命武裝在尼瑪河畔成功伏擊敵軍，殲滅敵人十二名。



當我讓他躺在懷里的時候
他默默地不說一句話
當我需要他時
他立刻爆射出興奮的火花

雖然有一天我會躺下
但我的戰友將會接住他
在我們勝利之前
敵人的肉體就是他瞄準的槍靶



(紙剪)

課早



北上

·馬路·

搭上北上的列車
我的心比車聲激動……

我感到無比的親切
當連綿不斷的山林向我召喚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勝利襲擊 敵人打擊敵人反革命陰謀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廣播〕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的一支部隊最近在吉蘭丹泰國邊境地區英勇襲擊進入根據地的敵人巡邏隊，給敵人沉重的打擊。

敵人這支巡邏隊是由拉扎克集團的偽警察野戰隊和泰國反動警察組成的，十月九日，這支馬泰反動警察聯合巡邏隊，一進入民族解放軍埋伏的地點，即遭到民族解放軍的猛烈射擊，當場被民族解放軍打死打傷了好幾個。敵人利用偽警察野戰隊和泰國反動警察雖然死亡情形還沒有公布，但是，最少有兩地受傷的偽警察已經被送入醫院。民族解放軍的勝利打擊了敵人的反革命陰謀。最近一年來，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多次主動出擊，不斷取得勝利，給我國各民族人民以極大的鼓舞。民族解放軍的武裝工作隊和宣傳隊，在吉打、霹靂和吉蘭丹等廣闊鄉村地區，積極開展宣傳和組織群眾的工作，得到各民族群眾的熱烈擁護，共產黨的威信越來越高，游擊區越來越鞏固和擴大，使拉扎克集團越來越感到坐立不安。

最近，拉扎克集團又到北馬各州加緊進行所謂心理戰之外，還同他僱反動集團進行新的軍事勾結，妄圖用反革命兩手政策來鎮壓根據地和游擊區革命軍民。

九月卅日，馬泰兩個傀儡集團，在吉隆坡舉行會議之後，他僱集團十月五日就增派一隊空軍駐紮在宋卡，拉扎克集團也加強它在北馬的空軍基地力量。與此同時，拉扎克集團還派了更多所謂“邊境心理宣傳作戰隊”，到北馬各州大作反革命宣傳，並且空投所謂“招降書”，以配合敵人捏造所謂“共產黨投降”的新聞。

拉扎克集團的這些反革命花招一點也不新鮮，廿多年來，拉扎克集團和它的主子——英帝國主義，不

知道要用過多少心血，結果都是以失敗告終。拉扎克集團現在重要這些破產了的陰謀當成救命草，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傀儡集團在民族解放軍的沉重打擊之下，走投無路，束手無策。

經受過長期革命鬥爭烈火考驗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以及根據地和游擊區各民族革命群眾是嚇不倒，騙不走的。軍事進攻也好！反革命的宣傳也好，都挽救不了傀儡集團必然滅亡的命運。

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國家財富的分配永遠是不公平的。你們即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走狗，又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以及與你們相勾結的華印族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民怎麼可以相信，你們願意消滅這些剝削階級，建立公平的社會呢？你們的所謂“弱者”和“處於不利者”，指的絕不是各民族勞動群眾，也不是馬來族工農群眾。所謂“協助弱者和處於不利者”是你們為了勾結帝國主義進一步發展馬來官僚資本、掠奪各民族勞動人民而拋出來的一個帶有挑撥性的口號。可見，你們所要建立的不是公平的社會，而是一個馬來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依附於它們的華、印族大資產階級專制的社會，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橫行霸道的天下。

總而言之，所謂“國家意識”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語言等一切方面實行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的宣言書，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進一步榨取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及其他民族的勞動人民的罪惡計劃，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製造民族仇恨，發動民族屠殺的所謂理論根據和法律根據，是維護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黑網領。按照這種“國家意識”建立的馬來亞，決不是一個團結、公平、自由、民主、進步的國家，而是一個充滿着民族仇恨，不平等、法西斯獨裁、落后、黑暗的殖民地。

各民族人民要團結起來，用各種形式抵制拉扎克集團的“國家意識”，同拉扎克集團的各種民族壓迫的政策展開堅決的鬥爭，堅持在一切方面實行民族平等，粉碎敵人製造民族屠殺的陰謀！

（接第二版）

他的內廝吹捧，同時，為蘇修拼湊反華包圍圈而拋出的所謂“亞洲具體安全體系”表示興趣，並要求對它給予更多的說明。在李光耀為蘇修在我國進行擴張提供更多方便條件的前提下，它們雙方作成了一筆航麟的交易。接着，宣布李光耀集團駐莫斯科代表將升級為大使，並準備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一步進行勾結。

李光耀賣國求榮，一貫靠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援助苟延殘喘，因此，這一次出國“訪問”也少不了向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乞求援助和投資。他抵達英、法、西德等國的時候，特地登門叩見各地的大壟斷資本家，在他們面前大拍馬屁、搖尾乞憐，乞求他們向新加坡傀儡政權輸出資本和較老的技术。他一再向他們保證，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必定能夠從工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李光耀處處為其主子着想，洋人大老板們大加贊揚，都蠢蠢欲動，準備給李光耀新的犒賞。

李光耀的十國之行，是他變本加厲地出賣國家與人民利益，更徹底地為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效勞的又一個表現。我國人民決不饒恕他的無恥賣國行徑，必將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加緊鬥爭，把這個傀儡集團徹底埋葬！

（接第四版）

你們不但不敢驅逐英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想沒收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財產，反而敞開大門，讓更多帝國主義壟斷資本湧進來，掠奪我國天然資源。並且還規定種種優待條件，使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能够無限制地、為所欲為地搶走我們的物質財富。而你們却還厚顏無恥地說什麼“建立一個平等分配國家財富的公平的社會”這個“公平的社會”是什麼“沒有一個人被另一個人或一個集團被另一個集團剝削的社會，並且為了保證這一點，有必要協助弱者和處於不利者以使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條件進行競爭”等等。我國國家財富的分配實在是不公平的，一小撮人佔有國家財富的絕大部份，而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各民族工人、農民、漁民及其他勞動者，却得到國家財富的極小的一部份。佔有絕大部份國家財富的那一小撮人是誰呢？就是你們的老主子——英國壟斷資本家以及你們低聲下氣，從美國、日本和西歐其他国家請來的壟斷資本家；就是你們所代表的馬來官僚資本家、地主，以及當你們勾結的華、印族大資本家。以拉扎克為頭目的傀儡政府，就是這些大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在私有的社會里，集團都是按階級而不是按民族來劃分的。不打破你們這個政府，不消滅這些國內外大資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鐵証

評佐藤政府的所謂“防衛白皮書”

【新华社北京1日讯】《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铁证》，副题《——评佐藤政府的所谓“防衛白皮書”》，全文如下：

日本佐藤反动政府经过长期策划之后，在十月二十日发表了一份所谓“防衛白皮書”，紧接着又在第二天公布了日本第四个扩军计划草案大纲。这两个反革命文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扶植下复活的鐵証，是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外扩张和准备侵略战争的危險訊号，是日本反动派对日本人民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新的挑战。

白皮書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堆积了一大串漂亮的詞句，給日本反动派披上了一层层画皮，充分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狡猾性。日本反动派懂得，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是声名狼藉，现在他們要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必然要遭到国内外人民的强烈反对，遇到重重困难。因此，他們竭力用和平外衣來掩盖其狰狞面目，企图解除人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和戒心。白皮書大讲什麼日本的目标是“和平”呀，“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呀，日本“不实行核武装政策”呀，“不派兵出国”呀，等等。这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就指出的那样，“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詞句，都不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

其实，白皮書本身就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和平伪装。

白皮書一开头露骨地宣称：“七十年代，是日本的国力对全世界具有空前举足轻重和有影响的時代。这就是（日本的）国际责任加重了而且将成为（日本）必须解决国内、国际随着经济成长而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时代。”这段话，是七十年代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内外政策的总纲领。这段话表明，日本反动统治集团自以为他們所谓“经济大国”的目标已经达到，现在急于要使日本成为所谓“军事大国”，以便向海外作进一步的扩张和侵略。白皮書所说的国内国际“严重问题”，就是指的日本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以及日本经济存在的畸形发展和恶性膨胀同原料缺乏、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而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日本反动派就要大规模地扩充军备，镇压日本人民革命斗争，并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去掠夺别国资源，强占海外市场。白皮書所谓日本“国际责任加重了”，就是说日本反动派要积极充当美帝的亚洲宪兵，借以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

范围。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新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

白皮書叫嚷，要把日本的军备保持在“必要的、相当大的水平上”。第四个扩军计划规定的直接军费，等于第三个扩军计划的两倍半，约为第一个扩军计划的十一倍，比前三个扩军计划直接军费的总和还要多四十八亿四千万美元。这个计划规定，要重点发展海空军，加强陆军的火力和机动能力，扩充导弹部队，发展进攻武器。这是日本反动派全面加速扩军备战的一个蓝图。

白皮書叫嚷，日本拥有核武器“在宪法上是可能的”，“从法理上说日本可能拥有为了自卫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实力以内的小型核武器”。事实上，日本反动派早就在加紧准备核武装。现在，又要与美国共同经营浓缩铀的生产，一转手就可秘密制造核武器。所以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公然宣布日本可以拥有核武器，这就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急于取得核武器的强烈欲望。

白皮書包藏了日本反动派为了准备侵略战争，驱使千百万日本人民充当炮灰的罪恶阴谋。佐藤反动政府在发表白皮書的时候，删掉了关于“不实行征兵制”的詞句。这就清楚地证明，一旦日本反动派认为需要，他們就要恢复当年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时期使日本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征兵制。

白皮書还炮制了一套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强盗理论，來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殖民扩张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服务。

一曰：“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要“确保日本及其周围的海域、空域”的“制海权、制空权”。好一个日本的“周围”！日本的“周围”，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日本反动派不是叫嚷什麼马六甲海峡和整个东南亚都是日本的“生命线”吗？这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叫嚷什麼“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如出一辙。按照日本军国主义历来的逻辑，他們要扩张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他們的“周围”。这种所谓“周围地区防衛论”，是十足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腔调！

二曰：“早期排除侵略”。这不是什麼新发明，而不过是美帝国

主义的“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等侵略理论的本国版。所谓“早期排除侵略”，就是借口“排除侵略”來进行侵略，借口“早期排除”向别国发动突然袭击。

三曰：“对付间接侵略”。这更是日本反动派从他們的美帝主子那里拾來的破烂货。美帝国主义一向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污蔑为“间接侵略”。日本反动派跟着叫喊这种论调，无非是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内加强法西斯化，对外加紧侵略扩张。

佐藤政府的白皮書一方面大肆叫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必要的”，“日美军事力量要相互提携”、“共同防衛”，一方面疯狂地攻击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它把美帝对中国、朝鲜、越南的侵略说成是这些国家的“分裂”，把亚洲人民的反美斗争说成是“国际冲突的根源”。这完全是无耻的颠倒黑白！日本反动派的这种叫嚣，只能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继续追随美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帝扶植下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为了重建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精神支柱”，佐藤反动政府在白皮書中向日本人民大肆灌输极端反动的“武士道”精神。白皮書叫嚷：要“保持开拓精神”，要具备“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挺身保卫自己祖国”的“爱国心”，等等。什麼“开拓精神”，什麼“爱国心”，就是“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人們不会忘记，正是在这种“武士道”精神的煽动下，日本军国主义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侵略战争中，葬送了千百万日本人的生命，并且給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今天，日本反动派重新煽动这种“武士道”狂，就是要驱使日本人民去为美帝国主义和一小撮日本垄断资本的利益卖命效劳。对于日本反动派的这种阴险毒辣的图谋，伟大的日本人民一定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会上当。

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一贯玩弄极其狡诈的手法，來掩护它的侵略扩张和战争准备。它总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搖撞騙，什麼“东亚和平”，什麼“共存共荣”，什麼“亲善”、“提携”，等等。今天，日本反动派在重新走上军国主

（轉入第十二版）



日本各地百余萬 羣衆舉行反美大示威

〔中国新闻社北京23日讯〕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全国各地一百多万群众二十一日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美帝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强烈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表示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英勇的抗美救国战争。

东京及其邻近的几个县的大约一万五千名青年工人和学生，二十一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严厉谴责日本反动派推行日美联合公报的路线，阴谋侵略亚洲的狂妄野心。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经侵入南朝鲜和台湾，并把矛头指向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他们还强调说，日本反动派正在国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并大肆向日本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大会还收到了正在坚持斗争的山梨县北富士农民发来的电报。电报严厉谴责日美军阴谋在北富士军事演习场举行实弹演习和美日反动派企图强行拆毁农民斗争据点的

卑劣行径。电报说，他们将用武力粉碎美日反动派的可耻阴谋。

会后，与会群众斗志昂扬地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穿过政府机关区，朝着“防卫厅”走去，在途中他们同前来镇压的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与此同时，一万名市名和学生二十一日晚在东京市中心的清山谷公园举行集会，反对美日反动派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许多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从“自卫队”退转出来的前“自卫队”职工在会上相继讲了话，他们强烈抗议美帝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和镇压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的滔天罪行。他们愤怒谴责佐藤反动政府阴谋发动侵略亚洲的战争，并且对日本人民进行法西斯镇压的罪行。会后，与会者高呼着“粉碎日美安全条约”等口号，举行了示威游

行。大约十万名工人、学生和市民二十一日晚在东京举行了集会。与会群众振臂高呼“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粉碎日美安全条约”等战斗口号。会后，与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

二十一日晚上，冲绳一万多名工人、学生和市民在那霸市的冲绳立法院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言的代表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强化冲绳军事基地、加速扩军备战的罪行。他们热烈赞扬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沉重打击。

佐藤反动政府被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吓破了胆，二十一日在全国各地出动了五万二千名警察来镇压革命群众，并无理逮捕了一百多名进步群众。仅在东京一地，佐藤反动政府就出动了一万五千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威胁和镇压示威群众，但示威群众不畏强暴，胜利地把示威游行进行到底。

柬埔寨民族解放軍在一些省 殲滅朗諾、西貢偽軍一千多名

〔中国新闻社北京9日讯〕据越南通讯社援引柬埔寨通讯社的消息报道，柬埔寨磅湛、马德望、干丹、磅清扬、磅士卑、柴桢和茶胶等省民族解放军，最近期间连续进攻朗诺伪军和西贡伪军，歼灭敌人一千多名，其中包括歼灭和重创西贡伪军三个连，击毁军车六十多辆，其中包括坦克和M-113型装甲车三十三辆，击毁大炮四门。

磅湛省民族解放军，从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在克列、沙瓦金、干达芝伦、洞里贝和巴贡等地连续地进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二百多名，击毁军车三十九辆。

马德望省民族解放军九月十八日夜到十九日凌晨袭击马德望市东南六十四公里的朗诺伪军和民卫队。经过十五分钟的英勇战斗，民族解放军完全控制了敌人阵地，一举消灭和俘获敌人二百名，其中包括敌人军官两名，缴获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柴桢省民族解放军九月十日凌晨袭击柴桢市东南帕索地区的两股西贡伪军，歼灭敌军两个连，重创一个连，打死打伤敌人二百多名，击毁M-113型装甲车十二辆，击毁大炮三门。

干丹省民族解放军九月二十一日袭击驻扎在根帅县第一号公路学校区的敌军，打死打伤和俘获近五

十名，其中包括两名尉级军官。

磅清扬民族解放军九月二十四日在磅清扬市以南第五号公路上两次伏击敌人，击毁敌人军车四辆，消灭和俘获敌人一百三十名。

磅士卑省民族解放军从九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袭击基里隆水电站地

区的敌人，同时在第四号公路上截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一百一十名，其中包括西贡伪军三十名。

磅士卑省民族解放军九月二十四日在第四号公路上伏击敌人，消灭和俘获朗诺伪军二百六十名，击毁军车四辆。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磅士卑省民族解放军进攻敌人的一个据点，消灭和俘获朗诺伪军近一百二十名。

茶胶省民族解放军九月九日在茶叶市以南第二号公路三岔口袭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五十五名。

巴勒斯坦游擊隊 不斷襲擊以色列侵略軍

〔中国新闻社北京31日讯〕开罗消息：巴勒斯坦游击队最近几天连续不断袭击以色列侵略军。

巴勒斯坦游击队二十六和二十七日连续两天用迫击炮袭击在阿菲基姆的以色列军。

二十五日，游击队用火箭袭击了在上加利利的以色列军巡逻队。以色列发言人承认，这支巡逻队有五人受伤。

二十四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向加沙地带加巴利亞营地的以色列巡逻队扔手榴弹，炸伤三个敌人。同一天，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一个以色列阵地也遭到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袭击。



“霸王車”登記徹底破產 登記站已草草收盤

由李光耀走狗集團一手策劃的為期五週的登記“霸王車”工作已經徹底破產，其登記站已於本月五日草草的收盤了。從這次偽“交通部”針對登記結果所發出的文告顯示它們特設了能夠容納登記一萬二千人之多的登記站，但前往登記的却只不過是區區的一千三百〇三人而已！這麼小的數字，給了反動當局一個有力的打擊。廣大的司機都已認識到反動派的可恥陰謀，從今天的事實看出了廣大勞苦人民對反動派始終不存有任何幻想，廣大司機的抵制登記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我們全力支持階級兄弟的反迫害鬥爭。

(接第一版)

之下，在吉隆坡的拉扎克傀儡集團於1965年8月9日雙方簽署的“分離協議”的名堂下他可以、也實在有對星島的李光耀進行某些控制。現在炮制了這個新的、多邊的國防安排，李光耀最少終將可以從其主子那邊得到一個跟拉扎克的什麼“平等”待遇，拉扎克對此所謂“平等”伙伴的安排必然感到不滿，他認為他是李光耀的老大哥，故在這個新的、多邊安排下，對李光耀是有所得，而對拉扎克則有所失。但是在重大的問題上，作為一個傀儡的拉扎克是沒有決定權的，這些重大的決定是在倫敦（華盛頓）擬定的，所以，拉扎克亦不得不奴顏婢膝的同意“接受這個新的局面”！拉扎克的強調什麼“馬星在國防安排中必須為支配性的伙伴”的意思是什麼呢？這不過是一個大吹牛皮的花招；它一方面是企圖掩蓋馬來亞（包括星島）實在是美英帝的殖民地，而他本身不過是執行其主子意旨的事實。（以致拉扎克可以繼續偽裝成什麼“不結盟”和“中立”），而在另一方面是企圖掩蓋“馬來西亞”的傀儡軍和星島被征的“國民服役”人員實在是所謂“五國防務”軍隊的絕大部份的炮灰，（即拉扎克的所謂“支配”），而這些炮灰事實上是美英帝的支配用來鎮壓馬來亞、北加里曼丹和東南亞其他國家人民的解放鬥爭的

北加人民武裝深入虎穴 夜襲怒諾警署書寫標語口號

據北加里曼丹《新聞簡報》報導：為了打擊敵人，滅敵人的威風，長革命人民的志氣，為海口區受苦難的人民群眾揚眉吐氣，北加人民游擊隊第一支隊屬下的某一個小隊的戰士們，在九月十七日凌晨三時，進攻了英馬反動聯盟的所謂“巨網行動”區中心的怒諾偽警署，給了敵人一個有力的打擊，同時也無情的拆穿了敵人半年來的所謂“共產份子”已大部份被消滅，及逃竄到邊區的反動宣傳。

十六日晚上，烏雲滿天，不停地下着綿綿細雨，這給了游擊戰士們一個有利行動的機會。一點多鐘，全小隊的戰士們冒着雨，忍着寒風，在游擊隊長帶領下朝着通往怒諾偽警署的大路前進，二點多鐘，到了偽警署附近，隊長馬上把隊伍分成四個小組，每個小組都據守着在一個重要的崗位上。

當各組的戰士們都逼近偽警署的卅碼左右的地方，敵人還毫無察覺。它們也萬想不到游擊隊竟敢向它們“防備森嚴”的行動中心進攻。三點正，游擊隊長向站崗樓的敵人開了火，與其他同時，其他組的戰士們也向敵人開了火，敵人慌作一

團，只毫無目標的開了幾槍，連架在崗樓上的機槍及崗樓下的工事，敵人也不敢去動用，只成了崗樓的點綴品吧了。

在槍聲打響的同時，第三組的戰士爬上離偽警署只有十多呎遠的藥房及其他建築物的樓上，用烏油在牆壁上寫上：“同胞們武裝起來，打倒英馬反動派！”、“不要上偽聯合政府的當！”、“人民必勝、敵人必敗！”、“北加共產黨萬歲！”、“北加人民游擊隊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大字標語及口號。寫後信號彈槍一響，戰士們安全的撤退了，半小時後，戰士們都撤退到預定地點，起火燒飯。

次日，敵人恐慌萬狀，嚴森戒備，抓些群眾出氣。並從外派兵遣將到來，但它們連游擊隊的影子也無法見到。

。但這種欺騙伎倆是不能成功的。

人民要團結起來，
進行堅決的反帝鬥爭

總之，英國防白皮書再次說明“馬來西亞”和偽“星加坡共和國”不是什麼“獨立”的國家，而是美英帝的殖民地，正如尼克松政策之下的美帝“撤軍”和“越南化”一樣，所謂英撤軍和新的、多邊的“五國政治磋商的國防安排”全是美英帝進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陰謀的一部份而已。

拉扎克與李光耀傀儡集團跟其帝國主義主子充份合作，竭盡所能的在人民身上實行各種苛捐雜稅，並花千千萬萬的巨款來擴軍備戰。

正如我們對“英馬聯防條約”的強烈反對一樣，我們今天也強烈反對這新的、多邊的國防措施，英國防白皮書今天再次證明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在馬來亞人民民族解放鬥爭日益加劇的時刻，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總是以各種花招來進行垂死掙扎。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白皮書和新的軍事安排都好，帝國主義也還是一天一天的爛下去，它們在各個陣綫上都面對着各種不可克服的困難，它們內部面對着越來越多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以，讓我們團結起來，只有人民團結和進行堅決的反帝鬥爭，我們就一定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

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的。

(接第三版)

方面，日本軍國主義幻想霸佔馬六甲海峽作為其控制亞洲的一塊跳板。近來，日本軍國主義的幾個反動頭目悍然向亞洲人民進行挑釁！說它們有“制海權”、“制空權”及馬六甲海峽是它們的生命綫”等等的囂張叫囂，十足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腔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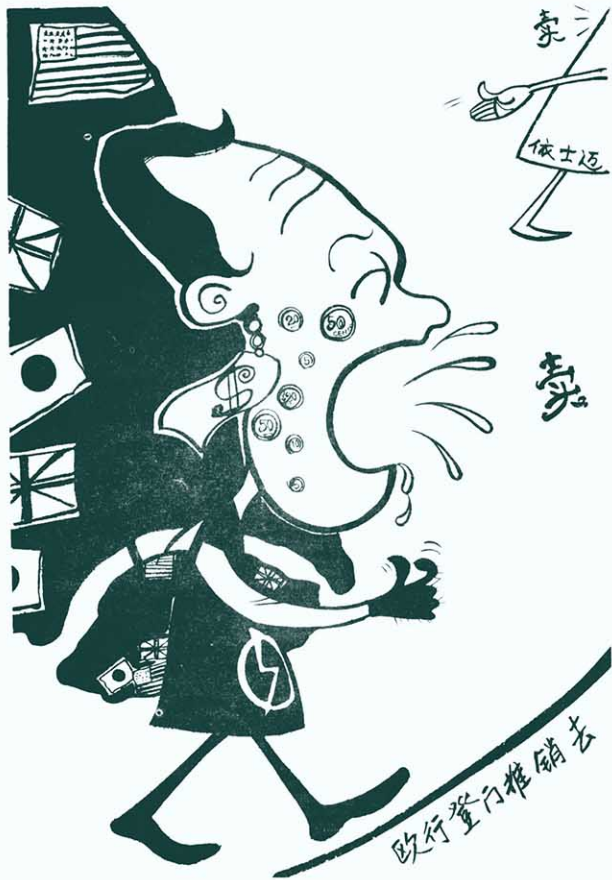
今天，為利慾所熏心了的美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是一股黑暗猖獗的勢力，它們對整個亞洲的和平是存在着極大的威脅，它隨時隨地都會發動侵略世界之戰爭。所以馬來亞人民和亞洲及全世界革命人民團結在一起，以革命的聯合力量抗擊這股勢力的侵略。

(接第十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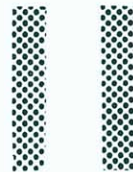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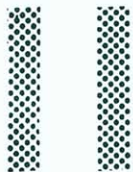
义老路的时候，采取了更加隐蔽、更加诡计的策略。但是，不管日本军国主义怎样喬裝打扮，都蒙騙不了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在七十年代的今天，日本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亚洲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日本军国主义要重温旧梦，东山再起，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坚持走它的老路，胆敢发动新的侵略战争，那就只能遭到比过去更加惨重的失败，被永远埋葬在太平洋的怒涛之中。

賣國賣民的走狗

· 群聲作 ·



去



如果中国進入聯合國要保留台灣代表!

拉扎克



紀星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拉扎克李光耀走狗集團！



漁民的生活爲什麼會這樣苦？

最，苦風如有在什被集怒命
 沒靠難里何多這麼誰團吼，
 多有的的與的少無會掠。！勝
 少保是漁海勤苦情這奪今人利
 年障最民洋勞難的樣去天民就
 來，簡付搏，的大苦？馬緊屬
 ，他陋出門仍踏浪？是來跟於
 東們的了。然級濤他帝亞着人
 海早工勞但養兄里們国的馬民
 岸出具力是活弟。辛主北來的
 漁晚，和，不爲漁勤義方亞。
 民歸爲血任了生民勞拉發共
 的出了汗憑一活的動扎出產
 生海生，漁象而生的克戰黨
 活捕活在民人葬活果走門鬧
 是漁，大是，身爲質狗の革

